

纪念鄞县临时联合中学

建校五十八周年

(一九四二—二〇〇〇)



前童



龙宫



宁波

序



四载风雨 百年情怀

(代 序)

张永祥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我们的母校，成立于 1942 年的春天，结束于 1945 年的冬日，总共不过四年。

母校的历史虽然短暂，但道路非常曲折艰难，从宁海县的山村龙宫，到新昌的方口，天台的华顶山，又回到宁海的前童和跃龙山。当她最后返回宁波仅三四个月，就完成了她的艰巨而崇高的使命。

联中的师生，没有因她的短暂而忘怀，就如静海寺的钟声，愈久愈令人思考、陶醉，不论天长地久，我们永远怀念她。

她是黑夜的一把火，引导我们在日寇的铁蹄下，跋山过海，投向祖国的怀抱。

她是学校，更像我们共同的家，老师就如父母，同学就似兄弟姐妹。在夜间的山道中，你拉我扶；在饥寒交迫中，共享薄粥；大碗盐水汤中的几颗黄豆，我们就如获至宝；几盏青油灯在夜读中成为大家的伴侣。

她是学校，却很像抗日训练团，只要你是爱国抗日的莘莘学子，就来者不拒。这里没有入学考试，甚至可以跳级换班。经济困难的学杂费可以缓缴，少缴，甚至连伙食也可享受公费。

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授课，语文老师有的偏重应用文，有的特喜诗词，唐诗宋词就成为主要教材。音乐课从穆斯林进行曲到黄河大合唱直至延安颂，抗日歌声响彻学校内外。学生剧团演出的《烟苇港》、《日出》、《繁菌》、《长夜行》……给大家以隽永的启迪。

中缅战场的炮火，曾激发一些学生投笔从戎，四明山上的红旗，令更多的同学向往。教审计课的老师可以介绍三五支队的年轻战士如何帮助老人砍柴、担水；史地课的老师可以从容的讲解苏联的革命史和列宁的伟绩。校内虽出现过很不正常的变故，但学校领导和师生毅然出面保释、救助，使受到委曲的师生转危为安。

六十年即将过去，不少老师和部分同学已辞世，很多校友奋战在国内的各条战线，有的远渡重洋，拼搏他乡，不论你在何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我是联中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看看母校校址，会会同窗好友，因为我们都是在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熏陶出来的特殊群体——联中人。

联中早成历史，联中精神永存，她会伴随我们一生，传之后人，永留光彩，永葆芬芳。

2000 年 9 月

战时的花 战后的果

写给《鄞县联中纪念刊》

倪维熊

编者按：此文为鄞县联中第二任校长倪维熊先生给1946年编印的《鄞县联中纪念刊》写的序。

“鄞联中”是因抗战而诞生，也就因胜利而结束，虽然只有四年多的历史，适当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交，适当战火笼罩着整个世界的时期，“联中”之所以成为“联中”，有他时代的背景，时代给与了他特殊的体制，特殊的环境，时代亦给与了他特殊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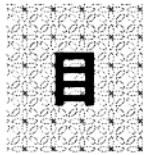
一个中学包有普通高初中、商科、职业师范以及会计、英语等专修科，这是部定学制所没有的。一个学校，迁徙无定忽而在丛山之间，忽而在都市之会，忽而像流民般的餐风宿露，忽而像战士般的出死入生，这在平时学校或后方安定区的学校所想像不到的。大战是人类的毁灭，亦是人类的新生，战时教育要使青年熬受痛苦，锻炼成一个身心更健全更茁壮的国民，要指引青年走上一道正确而光明的大道，这是战时教育所负有较平时更艰巨的责任。

四年余来，在中共事同学的师生们，现实生活所领略的冒险犯难，精神所驱使的淬砺奋发，在胜利的今日，在因胜利而恢复常制联中结束的今日，回忆起来，当是更感深切，而弥足珍贵的。今后联中同学致力于社会，更不会忘记生命史上艰苦而又光荣的一页。

我虽然在十七年前执过教鞭，然而对于教育是外行，做梦亦想不到会在联中权充一年校长，原因汪校长坚辞乏人继替，我以操《宁波日报》笔政而当局谬采虚声，滥竽充数。跃龙山上住了两学期，与联中发生了一段因缘。在此期间，仿佛一种重压加在我的肩头；到辞职才如释重负，我究竟有没有尽了教育者的责任，还不敢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莘莘学子，多半还在开发，待到收获时，才能评估参与耕耘者的得失。

联中同学为纪念母校谋出一刊，草此聊作纪念。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于甬城



序

- 四载风雨 百年情怀(代序) 张永祥(001)
战时的花 战后的果 写给《鄞县联中纪念刊》 倪维熊(002)

鄞联始末

- 万种艰辛四载中 胡声宇(003)
我所知道的联中分部 金圭章(008)
宝庆寺——鄞县联中师范科分部 一山(010)
鄞县联中校友会情况简介 孙义校(011)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校歌 汪奂伯作词 海顿作曲(012)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校歌语释 汪奂伯作词 冯莼馆语释 冯和涞笔录(013)

萦念母校

- 联中诞生地——龙宫 俞安恕(017)
从龙宫到田秧卢 孙义校(018)
赴校途中 冯和清(019)
龙宫——我的人生旅程第一站 傅义经(020)
方口逃难 俞安恕(022)
五月十七日之夜 俊侠(023)
离开华顶山 莺(024)
营中日记 悲风(025)
联中建校初期后勤工作的回忆 毛履荣(026)
前童 路晓(028)
忆前童 周旺(029)
塔山朝晖 胡径(030)

忆鹿山	汪彩凤(031)
前童学校生活片段	胡径(032)
第一次去联中路上	丽华(034)
宣传抗日救亡的“鄞联剧团”	英球(036)
联中球缘情浓浓	陈贤训(037)
鄞县联中生活随想	陈信礼(039)
班级回忆点滴	张祖送(040)
谈谈前童的伙食	英球(041)
学校生活趣谈	阿达(043)
象山港复舟遇难	沈钦高(047)
一幕怪剧	邱玉良(048)
跃龙山	子辰(050)
跃龙山,我永难消逝的思念	倪华源(051)
登跃龙山访读书处有感	俞安恕(052)
梦萦联中	袁时英 朱德明(053)
回忆联中的几件事	郑国华(055)
忆联中学习生活点滴	李和圭(057)
联中,我永远铭记着您的恩典	蒋称(059)
联中的歌声	张令簪 张昌祺 李和圭 胡志实(060)
冠军队	翁瑞华(064)
一页珍贵的信笺	陈英球(065)
老皇历	邱瑾(066)
宁台二月	路霄(067)
天亮以后	金圭章(070)
忆《长夜行》演出	汪剑秋(072)
竹洲琐忆	陈咸映(074)
阳阳级级史	王家乾(075)

师教永铭

追念汪、倪两校长二三事	张永祥(077)
从先父的遗墨想起	汪彩凤(078)
倪维熊先生生平	胡志实(078)

《浙江新潮》的回忆(节录)	倪维熊(079)
回故乡 忆父亲	倪继增(081)
长留芳馨在人间——追忆甬江女中老校长沈贻芗	马孟宗(082)
忆姑婆——沈贻芗	沈钦高(083)
黄本立先生二三事	胡声宇(085)
我们的化学启蒙老师——黄本立先生	陈 崇(086)
龙山一年——为《鄞联学生纪念刊》而作	马孟宗(087)
悼念马孟宗老师 纪念倪维熊校长	胡 径(089)
悼念马孟宗老师	张永祥(090)
回忆马孟宗老师	顾方正(091)
既是严师 又如慈母——向李秀云老师拜年小记	张永祥(092)
访李秀云老师	钟义旌(093)
悼念李秀云老师	顾方正(095)
恩师,您走好!	祝世华(096)
石村先生	贺师尧(097)
记班主任杨青奎先生	胡 径(099)
难忘的老师们	陈英球(101)
临大节而不可夺之说	宋季眉(103)
念师恩	周 旺(104)
怀念母校师长的培育恩情及高风亮节	李和圭(105)
师长音容笑貌	陆永怀(106)
书声琅琅 溪流淙淙 任教“联中”及随感	方国良(107)

同窗情深

深情缅怀沙兼之学姐	祝世华(109)
怀“静如”	阿 实(111)
记联中同学二三事	陈信礼(112)
海峡隔不断 乡音依旧亲 旧调重弹	印万春(113)
忆	张雪坡(115)
回忆跃龙山联中生活	周梦熊(116)
为远行的阿送寄上我的一份追思	阿 实(117)
忆念联中同班同学	贺师尧(119)

拳拳同窗谊 眷眷故人情 团聚 寻访 送别	陈咸映 屠规芹	(123)
凝聚在一起	吴汝栋	(125)
记联中校友济南聚会	邬高扬	(125)
联中 46 届(甲班)同学金秋相会在宁波	徐传薇	(126)
雪后更觉精神爽——我们在北京相会	张永祥	(127)
情长谊深的聚谈	陈信礼	(128)
怀念老师和同学	戚昌瀚	(129)
宁海部分同学座谈会纪要	俞安恕	(130)
有感于鄞联校友将于 2000 年金秋聚会	邬高扬	(131)
怀竹洲 联中普师科第一届同学聚会有感	裘然之	(131)
书法	裘然之	(131)
《联商通讯》的情和爱	张永祥 翁瑞华 王徵荣	(132)
两岸情(一)一则《代邮》及其回响		
寻找吴常量、周自强同学亲属	王士彦	(134)
吴常量姐姐吴绚致王士彦的复信	吴常量亲属:吴 绚 张佩芳	(134)
王士彦答吴常量姐姐吴绚女士	王士彦	(135)
忆周自强同学	邬高扬	(136)
(二)一则《寻人启事》及其回响		
寻人启事	谢远清 周 旺	(137)
答谢远清同学问	戚昌瀚	(137)
闻智廉同学找着了!	戚昌瀚	(137)
(三)周旺、胡冀轩给蒋华英的信	周 旺 胡冀轩	(138)

部分同学简介

简介之一	(139)
简介之二	(150)

师生名录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教职员学生名录	(165)
-------------------------	-------

部分师生现在通讯录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部分教职员、同学现在通讯录	(183)
封面题字	裘然之

鄞联始末



万 种 艰 辛 四 载 中

(1942 年 2 月 - 1946 年 1 月)

胡声宇

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在日寇侵略宁波后,由县立女子中学、商业职业学校、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联合组成。设高初中普通科、商科、师范三科。她以抢救陷区失学青年为宗旨,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体师生。自 1942 年 2 月开办以来,在 4 年的艰辛岁月里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至 1945 年下半年,学校已拥有 16 个班级,89 名教师,1000 多名学生,成为名符其实的浙东最高学府。1946 年 1 月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而宣告结束,她为鄞县的教育史添上了光彩的不可磨灭的一页。

龙宫创业

1941 年 4 月 19 日宁波沦陷,鄞县三所县立中学——县立女子中学,县立商业职业学校,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部分教职员随县府撤至四明山。6 月,四明山遭日寇窜扰,辗转流亡到新昌、宁海山区。是年 9 月,局势略趋稳定随县府迁入内地的以汪焕章先生为代表的教育界有识之士,为使陷区青年免受日寇奴化教育,为抗日建国培养人才,商请鄞县当局将三所县立学校合并,成立鄞县战时联合中学,由俞济民、汪焕章、冯莼馆、于凤园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并报请省教育厅备案。经教育厅批复,改名为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简称鄞县联中),任命汪焕章为校长。学校设普通科,商科、师范三科,择定宁海县龙宫村为校址,开始招生。上海租界内的《华美晚报》亦刊出联中招生信息,大意谓:宁波商校校长汪焕章,奉命在宁海县龙宫村创办鄞县联中,即日招生,希望留沪有志青年踊跃参加。1942 年 1 月报名学生已达 200 多人,多数来自鄞、奉、象陷区,也有来自“孤岛”上海的,他们为了不愿在铁蹄下受奴役,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伪道道封锁线,投向联中的怀抱,年龄最小的只有 12 岁。2 月学校选定龙宫村育英书院、崇德堂(星聚堂)、三之堂为校舍,聘请冯莼馆、李文琪、汪定藻、戴期儒、王子英、陈名成、陈名书、宋季眉、汪文潮、张直青等教师,开设 10 个班级。3 月 1 日正式开学。学校对来自陷区的青年学生实行救济生制度,不但免收学费,而且免费供给伙食。与此同时,为方便陷区学生入学,又在鄞县境内开设分部。

是年 5 月,日寇进扰金华、衢州,再次侵及宁海、新昌一带。学校奉命急迁新昌县方口村,借用该村明禋小学和吴公祠为校舍继续上课。14 日,日寇兵分二路:一路向奉化董、李村方向进犯;另

一路越奉化杉树岭、石头山顶，经大蔡而至宁海深岬，15日上午日寇到达龙宫，经马岙，过新昌三坑至小将，与奉化董、李村一路日寇会合，沿途奸淫掳掠，人民惨遭荼毒。方口村距小将只五华里，仅隔一小山。学校闻讯急作应变，就近同学回家暂避，其余师生连夜转移，夜半在一个小村稍息，翌日到达清凉寺。所幸，日寇当晚在小将住宿，16日拂晓才窜至方口搜索，已一无所获。清凉寺离方口45华里，亦非安全之处。17日晚，师生们又以疲惫不堪之身躯，沿着崎岖山径，跌跌撞撞，黎明时分到达天台县乌溪。19日直上天台山华顶寺暂栖。

华顶寺座落在海拔一千零四十公尺的天台山主峰上，这里相对比较安全。其时，校中只剩下无家可归的三四十名师生，由于所带大米有限，每天吃两餐稀饭度日。在华顶寺住了20多天，6月初下山，先迁至宁海县黄坛村，再迁至桑洲田洋卢村，其时学期即将结束，学生已不足30人，汪校长奉命率部分家在陷区的学生至新昌县三坑村真君殿举办夏令营。这时学校已到了最窘迫的境地，但仍保存了以后赖以生存发展的火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汪校长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带领师生辗转数百里，集筹款、筹粮、办学于一身，要解决200余人的吃、住、教育、安全等问题，竭心尽力，用心良苦，为全校师生所永铭。

前童弦诵

在田洋卢村住了一月有余，1942年8月，学校奉命迁至宁海县塔山乡前童村。前童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溪水汨汨环村而流，村的周围有好几个小祠堂，一律四合式，中间三统间，正好作为教室。学校在村中设个校本部，供校长及教务、训育、总务人员办公。教学设施因陋就简，二个竹架搁一块长板，坐四个学生，算是课桌。教师备课、改作，概在自己寝室。学生住宿租借民房，在地板房里铺上稻草，席地而睡，蚊虫、跳蚤为患，往往夜里全室动员，驱蚊捕蚤。一年到头用冷水洗脸、洗衣、洗澡，环境虽然艰苦，但比起初创时期颠沛流离的日子，大家就心满意足了。

是年，学校有所发展，甬江女中校长沈贻芳和教师李秀云、乔墨洲，还有黄本立老师和青年教师朱德明等来校任教，教师阵容壮大，教学质量提高。教师均自编教材。当时印刷条件极差，买不到油墨，将煤灰碾细用青油拌和代用，同学们捧着不甚清晰的讲义，夜间在青油灯下孜孜不倦地攻读、探索。

1943年春，学校增设一年期简师班，学生增至300余人。是年夏，第一届普高学生毕业，县教育局派员来校主持会考，成绩优良。下半年，为争取更多陷区学子前来求学，学校组织力量，于8月下旬，在象山港两岸设接待站，为来联中求学学生提供食宿和交通方便。当时象山港上兵匪如麻，学校商请当局，派军警护送。这学期学生大增，在经济上已无力对所有来自陷区的学生免费提供伙食，于是对救济生制度进行调整，辅以文化考试，成绩优良者可享受救济待遇，受惠学生约百余人。

随着学生增多，原租民房不敷住宿，同学们多自租民房“三五组合”共住一舍。学生几乎遍布全村，和群众和睦相处。黎明，闻号声即起床盥洗，然后集合做操，用饭。

在敌占区里，日伪对学生思想控制极严，不能唱爱国歌曲，看进步书籍，一旦到了前童如小鸟放飞，感到空气也自由了。于是许多同学在鹿山上、大溪边纵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

等激昂的抗日歌声时时在前童上空回荡，还有好多同学躺在寝室里，坐在大树下“贪婪”地阅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以及鲁迅、茅盾等著作，也有同学自发地组织读书会，在阅读进步书刊的基础上抒写心得，展开讨论。所有这些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目，1943年12月15日祝世英老师和另外七名同学被捕，后经学校、家长多方奔走斡旋，当局迫于舆论压力，终于获释。但此事在同学心灵里留下一道阴影：难道要求进步有罪？

联中学生会组织比较健全，她始建于龙宫，由于学校处在动荡环境中，没能很好开展工作。迁至前童以后，学生会工作开展正常，理事会下设经济稽核、校刊编印、膳食管理三个特种委员会，还曾建立文学、国语、艺术、教育、音乐、簿记等六种研究会组织。每逢纪念节日举行庆祝活动，演戏、出壁报、组织各种比赛、编印《鄞联学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历任学生会主席是：张贵福、周旺、李大鸿、杨滔美、康泰祥（连任两届），葛文达、徐正贞、刘肇康。为宣传抗日，组织了“鄞联剧团”，开始时演出《夜之歌》、《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活报剧，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也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爱好。膳管会经管学生伙食，柴、米、油、盐等均由膳管会负责采购，账目公开。为节省开支同学们还参加挑柴、运米等工作。由于伙食标准很低，粮食限量，每天有2位同学轮流监厨，按照该天学生实际人数，领取主、副食料，淘米、蒸饭、做菜每个环节均有监厨同学负责监督，尽管吃的是咸菜、黄豆烧成的大锅汤，大家对膳管会工作还是十分满意。

1943年下半年，学校增设高级师范科，设附属小学，与前童中心小学联合办学，作为师范科学生实习基地，毛觉吾先生任附小主任，严圣铮、王徵荣、郑斌任附小教师。同时该学期对品学兼优学生实行奖励制度，凡学业成绩、体育、品德均在80分以上者发给奖学金，以此鼓励学生积极上进。

跃龙羁旅

在前童授课凡三学期，因校舍分散，不便管理，1944年2月迁址于宁海县城南郊之跃龙山。山上原有吕祖殿、朱子祠、方正学读书处等胜境作为校舍，尚不敷应用，增建茅棚作为教室、礼堂、厨房等。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约有学生400余人。教师阵容进一步壮大，郑葆华、张启宙、汤冠英、马孟宗及方国良等老师先后加盟联中。是年8月，汪校长称：“迁校跃龙山以来，虽教训渐上轨道，校务初具规模，而罅漏犹多，诸待补苴”，“而体力日衰，难胜繁剧。”提出辞呈。改任鄞县文献委员会主席委员，兼任鄞县通志馆馆长。校长一职由倪维熊先生继任。倪校长锐意办学，聘请良师，开学之日，师生济济一堂。虽生活仍然艰苦，师生皆勤于教学。化学老师黄本立，数理老师张启宙，不避艰辛，自编讲义，将部分大学教学内容有计划地渗透在高中教学中，学生知识扎实。该学期结束。部分高三同学，提前一学期以同等学历参加高校招生考试，被浙江大学、英士大学等校录取。

是年，学校调整分部布局，将四分部并入一分部，由凤园兼主任。二三分部合并称二分部，由冯莼馆任主任。为培植小学师资，在鄞县东乡今塘溪镇之宝庆寺设简师部，招收简师二班，其中一班为一年期师训班，由鄞县教育科长叶谦凉兼主任，次年并入总部。1944年末联中总分部合计共有24个班级。学生932人，其中分部11班，学生361人。

跃龙山下有一广阔溪滩地，稍加平整辟为运动场地。早上，师生闻号声起床，在大溪上洗好脸，

即在操场集合做操,跑步,练球。1944年上半年曾举行过一次规模宏大的校运会。是年学校男女篮球队,在鄞、奉、宁(海)、象四县篮球联赛中,经过激烈拼搏,女篮获得冠军,男篮居亚军。

1944年春,成立了“鄞联歌咏团”,以沈贻芳老师为指导。李珏、方国良老师先后任乐器伴奏,张令智同学任团长兼指挥。团员30余人,个个能歌善舞。男、女,高、中、低音俱全,一周练习一次。除唱《军队进行曲》、《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流行的抗日歌曲外,还演唱世界名曲《哈里鲁》、《舒伯特独唱曲》、抒情歌曲《小夜曲》、《叫我如何不想他》、英语歌《马赛曲》、《最后的玫瑰》、以及古典名曲《诙谐曲》、《茶花女》、《卡门》中的片断等等。歌咏团的活动也带动其他同学,给学校造成了浓浓的音乐气氛,每当黎明黄昏,在跃龙山上,大溪之边,有人吊嗓子,有人放声高歌,也有人吹奏口琴。1944年冬,鄞联歌咏团响应冯玉祥将军发起的全国捐献救国运动,假城内礼堂,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义演,演出抗日歌剧《草原之歌》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优美、激昂、配以布景,演出十分成功,连演数夜,感动了全场观众,有的当场捐款,也有捐献戒子、首饰的。义演的门票收入和捐款、实物,全部上交有关部门,汇往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这次义演显示了莘莘学子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

学校迁至跃龙山后,“鄞联剧团”又在宁海县城关演出多幕话剧《烟苇港》。话剧是描述日军屠杀我渔民激起军民共同抗日的故事。演出后,深受全校师生及宁海群众的称赞。

下半年演出五幕大型话剧《长夜行》。长夜行是描述上海孤岛爱国的中学教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敌人斗争的故事。这一抗日话剧,在宁海城关公演时,场场爆满,震动了宁海县城,激发了群众抗日爱国热情。

“四·一九”,是家乡宁波沦陷之日,学校定4月21日为校庆,旨在唤醒全体师生毋忘国耻,共赴国难。来到跃龙山以后,同学们以特殊的形式来纪念“4.19”。早上天朦朦胧亮,同学们提早起床,组成小分队,在城关的街街巷巷晨呼,“不做亡国奴,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响彻城关的每个角落,一遍一遍的唱着联中的校歌,展示“重归故乡歌大风”的信心和决心。

1944年12月,国民党当局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分军”的号召,许多同学出于抗日爱国的热情,冲破家庭阻力,投笔从戎,参军者约十余人,表现了同仇敌忾的可贵爱国精神。

1945年春,日寇已呈强弩之末,为适应战事需要,学校代办了英语译员训练班,简称“英训班”。是学期末,校长倪维熊先生辞职,由汤冠英先生代理校长职务,是时联中共有班级13班,其中普通科7班,师范科5班,高商科1班,学生700余人,教职员60人。

甬 城 凯 歌

1945年6月中旬,日寇作最后挣扎,盘踞温州之敌,沿海北上,宁海首当其冲。学校为应付事变,作出迅速紧急疏散的决定。汤校长带领留校的教职员和学生30余人,携带印信文件、帐册以及其他必要的校产,又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学校流迁的第一站是宁海县东乡茶院的紫霞庵;然后渡海至南乡的沙柳,再去天台县的浃溪村,是为第二站;第三站是天台县坦头镇的苍山书院,也是联中流亡的最后一处校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联中师生也沉浸在欢乐

之中。19日重返跃龙山，但经此一劫已面目全非。9月9日由宁海迁至鄞东陶公山一分部稍息，18日进入宁波，参加了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师生们昂首阔步走在久别家乡的大道上，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为庆祝抗日胜利和慰问家乡父老，鄞联剧团决定在天然舞台演出话剧《繁荫》，连续数夜，博得宁波各界人士的热烈赞扬。10月1日开学，假天然舞台举行庆祝抗战胜利暨开学典礼。

这学期分部全部迁入总部，许多宁波学子纷纷响往联中，学生人数激增，单是初一年级就招了甲乙丙丁四班，各级各班学额充实，学生逾千人。普通科有高中6班，初中10班；高商科1班；师范科普师4班，简师1班，全校共22班。教职员近90人。设高中部和高商科于双池巷（今宁波中医院附近），初中部在广仁街（今宁波八中校址），师范部则在风景秀丽的湖西竹洲（今宁波二中校址），一年后迁马衙漕秦氏宗祠。同学们结束了以茅棚为教室，在青油灯下复习、作业的学习生涯，开始有了宽敞的教室和明亮的灯光。蔡箴五、李庆坤、纪挺芳、全世垣、林世堂、俞德谦等甬上名师均在学校任教。学生之多，名师之众，规模之大，科别之备，堪称空前。在群众中享有浙东最高学府之盛誉。由于联中在四年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名师精心教学相结合，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责任感，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回宁波以后，学校教学条件和师生生活大有改善。但好景不常。不久，物价的上涨，饭老板、米蛀虫的贪婪，伙食一天不如一天，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时同学们的伙食费是按粮食市价折实的，这给有后台的米老板不仅提供了经营的资金，还给了他们任意折扣，好进坏出赚昧心钱的机会。同学们在抗战时期，可以含辛茹苦；在胜利之后，却不允许有后台的饭老板、米蛀虫，以霉变糙米，盘剥、坑害大家。因此，曾有过学生闹饭堂的斗争。

联中在甬续办了一个学期，倪维熊校长曾经说过“战时的花，战后的果”，1946年1月，“瓜熟蒂落”，县府发文建立鄞县中学和鄞县师范，商业职业学校也在北大路原址复校，联中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这学期鄞联学生会编印了《鄞联学生纪念刊》，这是流传至今的反映联中情况的唯一信物。

整整的五十八年过去了，联中教师多已作古，联中同学也已进入古稀之年，曾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师生们，无不缅怀着这一难忘的岁月。联中是抗日时期热血青年爱国抗日的大学校。在当时物质匮乏，生活艰苦，时受敌人骚扰的环境下，同学们更加珍惜学习来之不易，淬砺奋发，互相砥砺，顽强不屈，坚忍不拔，团结拼搏，勇往直前。

日寇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受尽了磨难，但抗日战争也使青年一代受到了洗礼。喜看当年联中播下的种子，而今已经果实累累。值兹千禧之年，金秋聚会，特书此以志纪念。

2000年10月

我 所 知 道 的 联 中 分 部

金 圭 章

关于联中分部问题，联中师生也说法不一。据我所知联中有4个分部，其中在鄞东为一分部和四分部（笔者曾先后就读过该2个分部），在鄞西为二分部和三分部。

一分部创办于1942年春，地点在东钱湖畔的陶公山，原县立陶公山小学（当地群众称王家学堂）校址，在一个四面环水的洲上，今已被湖水淹没。借王氏宗祠作生活用房，两处有一桥相通，一度还租用附近朱山里民房作学生宿舍。首任分部主任（当时师生们也称之为校长，下同）为李嗣源，教务主任忻通，训育主任史乃成。1942年下半年由陈麟书任分部主任，蔡志侃任教导主任。1943年下半年于凤园任分部主任，教务主任蔡箴五，训育主任蔡志侃。初创时设初中5个班（春一、秋一、春二、秋二、秋三各一个班），其中春一学额较足，其他各班十余人至二三十人不等，全校学生百余人，以后班级和人数随生源有所变化。1944年下半年增设高中一班。抗战胜利后随联中总部迁往宁波城里。

四分部创办于1943年春，学校设在五乡碶佛教惠儿院内。分部主任傅渭川（兼任清河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叶谦谅，清明前后叶去宁海任鄞县县政府教育科长，由楼隆基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为王宁涛。开办时三个班级，秋一、春二、秋二各一班，部分学生由办在鄞南的商科补

习班转入，学生近百人。1944年春并入一分部。

在鄞西的二个分部设在吉林和桂林（据《鄞县教育志》1993年出版，P. 163）。桂林即今古林镇俞家村。校址：俞家宅跟俞氏宗祠内，1941年冬筹建，当地人士热心教育，将俞氏宗祠全部产业作为学校经费来源。1942年春开学，定名福谦补习班（据《联商通讯》总第17期P. 13），设初中春秋始各年级5班，学生150名左右。后改为联中分部，分部主任俞士铨，马孟宗任教导。1944年秋，俞、马来联中总部任教，冯莼馆任分部主任。

设在吉林一所未有明确记载。但在《中共鄞县简史》第一卷（中共鄞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大事记（P. 132）上有这样记载：“2月（1942年）吉林补习中学开办。为解决城区沦陷后不愿受奴化教育而失学的鄞西青年读书问题，边春富（鄞西梅园乡乡长，失去组织关系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等人提出，并经郭青白（鄞西第七区区长，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同意，委派‘三青团鄞西区队’（为中共鄞县县委派遣的党员所掌握）筹办一所中学。经积极筹备，吉林补习中学于2月在黄吉林十房祠堂正式开学，学校由周思义（中共党员）直接领导，有学生近百人，分一、

二、三年级三个班级，有教职员近十人。在学生中开展读进步书籍等活动，发展党员”。

在《中共鄞县简史》的附录中《吉林补习中学情况》(P.216)对该校有这么一段记载：“为解决在伪政府(指国民党政府)教育局办理报批注册的难题，林一新(中共党员)在建喬小学校长陈书莊的帮助下，通过敌伪封锁线，秘密与伪教育局的县督学臧公友接触，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认识到凡不愿当亡国奴的人，都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要求他帮助创办吉林补习中学，使沦陷区青年都能得到抗日救亡的教育。臧诚恳地接受了林一新的意见，又经多方联系和商议后，于1942年初的一天，林一新同邵一萍(邵德康)、马鹤九(冯禾青)乘船到吉林(今葑里村)韩则佩家，与戴逸乐(石碶小戴家人)、臧公友、施慕官(又名施福扬，吉林人，大学生)等人，共同商议创办吉林补习中学的校址、师资、教育用具(课桌、椅子、黑板等)及申报办学等事宜。商议结果：由臧公友向县里联系办理申报办学的有关手续(包括招生)，打通关节；戴逸乐负责约请教师；施慕官为校长，负责落实办学地址、教育用具等。

“经过积极筹备，吉林补习中学于1942年春节后正式开学，校址在黄古林施家村的十房祠堂，有教职员近10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人(周思义、陈庆章)……学校内建有中共支部，书记吴春帆……1942年下半年周思义调任中共鄞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书莊任该校董事主任，鉴于黄古林地处交通要道，经常有伪军前来骚扰和学生增多等原因，吉林补习中学搬迁到陈钞堂祠堂(距吉林镇上里许，今属吉林镇葑里村)。1943年初，伪十师一个营进驻黄古林，形势发生变化，学校进步教师先后转入其他岗位，由伪教育局派人来任校长，充实教师。此时有十来个思想进步的男学生自动离校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林一新大队当战士，学校变成灰色的了。之后，吉林补习中学搬到俞家村东头俞家祠堂，这时学校完全由伪教育局所控制。”

从吉林补习中学的校址、创办经过、经费来源(由七区区署拨给)以及结局来看，笔者认为该校就是当时联中的一个分部，黄古林补习中学为二分部，桂林(俞家)的福谦补习班为三分部。两者合并后为二分部，地址在俞家祠堂，抗战胜利后并入总部。

